# 沉鱼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呆呆得看着夷光的时候自己那呆愣的模样。

就像夷光面前的溪水里，癡癡沉下的鱼……

想起那天的自己，她总会忍不住露出一抹自嘲的微笑，本是因为好胜而去比美，却在见到对手后，就此多了个

妹妹。

这不怨她，她实在没有想到，世上会有如此惹人生怜的绝世美女。让她一介女子，都忍不住要去保护。

但她终究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所谓的保护，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国破则家亡，没有人能够逃过。

当那个大夫深沉的看着她身边的那张绝世容颜的时候，她由心底感到了一阵寒意。然而，身边的夷光却点头了，

就像不知道那柔弱的双肩自此要担负怎样的职责一样。

她看着他们两个人缓缓走远，终於忍不住追了上去。

她听着自己有些急促的心跳，轻轻地说道：「我也去。」

那个大夫露出了微笑，两个美人的美人计，比起一个美人来说，自然是更好。

她心里是知道的，自此一去，人间地狱。

但，她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家，进入了高深的宫墙。陪在了夷光的身边。

夷光可以，她自然也可以……

她喜欢舞剑，性情也有些刚烈，学习那些歌舞媚术，都会有在水里窒息一样的感觉。每次在她快要坚持不下去

的时候，她就会去看宫殿的另一边，看着那溪边的清澈纯净，在努力中逐渐变成撩人的妩媚，一颦一笑，俱是绝世

风华。

所有人的目光都围绕着那个美丽的身影，连她自己也不例外。甚至连她们的王，那个阴狠深沉的男人，和那个

温文尔雅的大夫，眼里都有着明显的火焰。

只是，谁也不能亲近那个身影，因为那日益成长的美丽，就像努力学习的她一样，是两杯鲜艳诱人的毒药，等

着灌进敌人的嘴里。

三年过去，毒已备好，华丽的宫装包裹着她们两人致命的诱惑，在高贵的马车中驶向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她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些什么人，但她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陪着夷光，把那里导向毁灭。

那天，她第一次见到了国人恨之入骨的那个男人。

那个带着不可一世的志得意满的王。

他战胜了，他自然有资格得意。而她们两个美丽的女人在这一刻的身份，仅仅是战利品。或者说，是讨好的献

礼。

他走下了王座，兴奋的在她们两人面前走来走去，像在品评一件玩物一样，浑然不觉远远的那个高大老人眼中

的不满和愤怒。

但那眼神在反覆扫过夷光之后，渐渐的变的炽热，变得像溪边高歌的青年男子一样充满着期待。

她感到恐惧，费力压下了想要转身逃出宫门的冲动，她尝试着妩媚的笑，款款摆动着自己成熟纤细的腰，她有

一双修长的腿，结实笔直，充满了女人的诱惑。

她用尽了身为女人所有能用的武器。

因为她希望那个男人注意的是自己……

但她的一切遮掩不了夷光的美丽。尽管她用上了几乎所有学习来的东西，而夷光只是静静地站着。

她绝望的看着他把视线全部投向了自己身边，并笑瞇瞇的伸出了手。

她的额上开始冒汗，那只肮髒的手已经拉起了那只柔若无骨的小手，那双手已经三年未曾浣纱，已经白嫩细腻

的无可挑剔……她无力的垂下头，终究，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那一晚，她独自睡在了隔壁的宫室，近在咫尺的另一间屋子里，传来了轻柔温润的嗓音，无比动听的声音，却

是女子压抑的疼痛呻吟。她蒙住自己的头，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轻轻的念着，「夷光……我的夷光……」

眼前又浮现出三年间自己舞剑於殿中，而夷光微笑着拍手的情形，而那清晰的场景，在隔壁的喘息和呻吟中伴

着泪水开始模糊。

「王……求求你……轻……轻些……痛……痛啊！」夷光的痛呼让她的心又是一阵抽紧，她终於忍耐不住，翻

身离开床榻，也顾不得穿好罗袜，就那么赤着双足踩着冰凉的地板匆匆走了过去。

门口掌灯的宫女看见她这样衣衫不整的匆匆走出，都露出了暧昧的笑。

她怔了一怔，自己去……又能怎么样呢？且不说自己替不替的下夷光，就是替下了，之后的日子，夷光能躲的

过么……她垂下头，步子一步步变慢，但还是鬼使神差的挪到了另一间宫室的屋外。

她想看一眼，看一眼夷光，也为了看一眼，将来迟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样一种羞辱。

宫室内的灯火并不明亮，但昏黄的烛光已经足够，因为夷光那皎洁如月的身体，泛着汗湿的晶莹肌肤，只要有

一点光便清晰可见。

低矮的榻边垂着的是夷光的脚，那是夷光身上唯一不那么完美的地方，虽秀美洁白却不那么娇小玲珑，所以平

日总是用长裙掩着。

此刻那秀足没了遮掩，一只不自在的蜷在榻边，一只却因腿被举起而高高抬着。本该尽责的掩盖住撩人春色的

长裙，只是凌乱的堆在榻边的地上。

她怔怔的盯着那月白色的长裙，裙边清晰的能看到一点殷红，触目惊心。

她们二人学习过无数次，用什么样的法子脱下自己的衣服，会有怎么样的诱惑，但看来夷光一样也没有用到。

因为急促的起伏着的饱满胸膛上，还罩着中衣，外衫也仅仅是被扯开了前襟，松松散在身侧。

是怎样的迫不及待，让他甚至等不及夷光宽衣，就冲破了那脆弱的纯洁……

她的视线从夷光的脚一直向榻内移着，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被她收进眼里。

两人共处了三年，这却是她第一次清楚的看见夷光的腿。比起她自己的修长结实的健美双腿，夷光的腿有些柔

弱，但小腿修长，足踝柔美，加上那天生的凝脂一样的肌肤，不管什么人的目光，都会被牢牢地吸引。

为了仪态，平时站坐行走她们的腿都是紧紧的并着，就像是在等待着所有者的开启。而此刻，夷光紧并的腿，

就那样被这个男人打开了。

夷光是侧躺在床上的，左肘被压在身侧，这姿势似是激到了天生的心病，让本就楚楚动人的绝世容颜平添了一

抹娇弱，这蹙眉的模样令她心痛，却无疑另男人更加兴奋。侧躺的身子不断的上下摇晃着，连带着饱满的乳峰酥酥

颤抖，中衣领口那一条诱人的沟随着夷光的摇动变换着形状。

那个不可一世的王，躺在背后搂着夷光的身子，粗鲁的啃咬着夷光的颈子，像匹恶狼一样，血红的舌头每次一

舔，就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

那双握惯了铜剑冷冰冰的剑柄的手，正胡乱的摸着任何能摸到的地方，每一处都是滑腻温软，每一处都是销魂

的温柔。

最终，她还是看向了两人紧挨着的腰下。

夷光的双腿是被大大打开着的，一条腿垂在榻上，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什么挣扎着想要踩踏什么一样不断的屈

起伸展。另一条却被扳着大腿高高抬起，举着的脚和足踝几乎绷成了直线，垂悬在膝下。

这样羞耻的姿势，股间的每一寸都毫无遮掩。

她本以为天下女人的羞处总是大同小异的，哪知道区别竟然这般明显。夷光的身子较为赢弱，那肥白的耻丘却

比她丰腴许多，微微隆起恍如一个粉嫩的小桃儿，上面堪堪一抹红裂，此刻正被撑的大张。周围稀疏的一些乌毛，

被什么打湿了一样润贴在四边。

她们学了三年，她也听了很多次男女之事，但这却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她不敢相信，那一根看起来足足有三指

宽粗大的肉龙，是如何被夷光纳进体内的。但那根巨物，确确实实的插进了夷光的身体里，撑开了紧闭的嫩红裂缝，

冲破了女人贞洁的防线。

她双腿有些发软，觉得脸颊一阵阵火热。

她沐浴时也曾好奇的用指尖探索过那羞人的地方，但连自己的指节也不敢伸的过深，紧绷的微痛就足以让她后

怕不已。

谨慎保留的贞操，最后是要被这样一个巨大的怪物那样粗鲁的夺取，让她不由得面色苍白了起来。

但没想到夷光一直苍白的脸却越来越红，像是白玉涂了一层淡淡的胭脂。一直抿着的樱唇有些张开，发出了听

起来像是有几分舒畅的呻吟。

这呻吟她并不陌生，她们的王专门找过宫妃来教导一切应该教导的事情，这声音是对男人的引诱，更是鼓励，

一个使媚的女人，除了学会用自己的身体，也要学会用声音。

但让她心里一阵波澜的，是夷光的表情，夷光背对着那个男人，那鹰一样的眸子是看不见夷光的表情的，而且

他正专注於那根棒儿在夷光体内的掠夺。但夷光的眉微微的蹙起，眼里也变得水汪汪的，那不是伪装……

她突然想起一个老婢喜滋滋的对她们二人说过的话，「大王，这二女天生媚骨，您大事必成啊！」

「大王……唔……不要……不要那么用力……」除了破瓜后听见的那句，夷光再一次开口，同样是告饶，却多

了大半娇媚妖娆。

她浑身一颤，夷光的酥柔呻吟竟让她下身一阵酸软，她的目光再也不敢望向两人交合的地方，她偷偷的退了出

来，但视线离开门内的那一瞬间，她清楚地看见了夷光的眼睛，正望着自己。眼里带着她说不出的一种情绪……

她顾不得廊下女婢们惊讶的眼神，踉跄着回到了卧榻上，颤抖着躺下，双手犹豫着，犹豫着，最终还是咬紧了

牙关，停在了自己绷得紧紧的小腹上。

虽然手没有伸下去，但衬裙中股间那一片濡湿的感觉，却是无论如何也骗不了自己的。

她在奇特的情绪中入眠，黑暗的梦中，浮现的尽是那男人狰狞的肉龙，夷光美丽却淒楚的表情，和那令她心底

一阵阵不安的绵软呻吟。

但最多出现的，是夷光的血沾染在股间，被雪白的肌肤映衬，显得格外刺目。

而正是这处子的初血，宣告了一切，已经真正正的开始，不管是她还是夷光，都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美人乡是英雄塚，夷光这样的美女，不管怎样的英雄也能埋葬。虽然落寞，但她还是不无自嘲地想，也许，那

个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

而夷光，开始日日夜夜的陪在王的身旁，开始尽责的履行着本属於她们两人的任务。

但该属於她的命运，夷光也无法阻止它的到来。

夷光搬去春宵宫的第二晚，因为噩梦而睡得并不很死的她，就在一阵奇异的压迫感中苏醒。一个沉甸甸的东西

正压在自己的身上，天气炎热，她一身清凉，健美的长腿完全赤裸着，只有薄薄的被单盖着她的纤腰上下。

而那被单已经被掀开。

她费力的睁开迷濛的眼睛，看清楚了压在自己身上的，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嘴里带着浓浓的酒腥气。她大惊失

色，正要叫喊，却在看见来人的脸后压下了惊呼。而就在她压回自己的惊呼的同时，一阵钻心的撕裂疼痛从她的两

腿之间瞬间传到全身。

她的处子之身，终究还是和夷光献给了同一个男人……

「王上……你……弄得我好痛……啊啊……」她挺直了苗条的身子，双手紧紧攥着床榻上的薄被，那根狰狞的

肉龙此刻钻进她身体多少她不知道，那种几乎要把她双腿从中分开的疼痛让她几乎忍不住落下泪来。

夷光究竟是怎么承受下来的……她刚刚稍适应了下身的饱胀，那根钉在她体内的棒儿竟然开始抽送起来。膣内

的嫩肉第一次被异物摩擦，痛得一阵阵抽搐。

对王来说，想必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吧。她的痛呼没有换来他的怜香惜玉，那根棒儿反而更加剧烈的向里突刺，

幽穴之中的重门叠户尽数被这肉矛推挤到一边，直直顶进她花房最幽深的地方。

她的脸被他扳正，正对着他的，他双手撑在她的身边，望着她强忍疼痛的脸开始节律的挺腰。她不由得张开双

腿，想要减轻些痛楚，玉股打开到了极限，羞处的肌肉都被扯到了两边，变成了方便迎合的姿势。

她悲哀的发现，她这样高挑健美带着几分英气的女子，是他这种征战沙场多年的男人一定不会忘记去征服的…

…她竟天真的以为自己不会被注意。

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她努力安慰着自己，紧紧咬住了下唇，双眼避开了王的目光，不敢与他对视。下身的撞击

越来越大力，但疼痛终於开始减轻，她感到腔内开始有了滑腻的汁液，混合着破瓜的血润滑了紧致的甬道。

「郑妃，你好像不喜欢寡人。」上面突然传来王有些讥诮的声音。她心头一紧，下身阴门一阵热辣，那根肉龙

竟然抽了出去。

她惊恐的撑起身子，王赤裸着健壮的身体，醉眼惺忪的坐在床边，满意地看着自己挺起的肉茎上沾染的点点血

迹。

她收整好厌恶和疲倦，挪着身子贴了过去，她不能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更不能忘记夷光在王身边时强作出

的欢声笑语。她舒展皓臂从身后抱住了王的胸膛，柔媚的低喃道：「王上，你这些日子总和夷光在一起，妾身还以

为已经……已经被忘记了。刚才睡得迷迷糊糊的，又痛得要死，妾身有什么让王上不高兴的，妾身甘愿受罚。」

「是么？」王笑着扭转过了身子，一把钳住了她的下巴，伸舌在她唇上一舔，道：「那看来是寡人忽略了郑妃

你。今晚就让寡人来将功补过。」

她站下床，双腿磨蹭间令羞处又是一阵疼痛，她摸了摸火热的脸颊，屈膝跪伏在他脚边，垂首用脸颊磨蹭着他

健壮有力的大腿，缓缓扭动身子脱下仅剩的上衣，低声道：「王上何过之有，妾身伺候不周，惹得王上不开心，妾

身要请王上恕罪才对。」

她比夷光要健康的多，也健美的多，三年的训练在夷光身上造就的是那清纯中带着引诱的绝美容颜，而在她身

上积沉的却是女人举手投足充满欲望的妩媚。

当她真正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时候，这一切都散发了出来。

衣裳在缓缓的扭动中一寸寸褪下，渐渐露出了她光滑洁白的脊背，她脸颊越蹭越向上，最后后挪到了那硬翘的

肉茎前，她深吸了一口气，吐舌围着那狰狞的肉龟舔了起来。

本来她是抱着能多引诱一些这王的念头，妄想保全夷光，学习宫妃女婢的房中媚术之时便格外用心，虽然没能

遂愿，但此刻用上，倒也不算没有效果。

只是到了伺候这真真切切的东西是，心中还是有些着慌。

男子的体味缭绕在鼻端，肉茎上还有自己处子的血，但她还是仔细的舔着。

她捧高自己柔白高耸的乳房，用丰满的肉丘间的缝隙取悦着他的棒儿，这是夷光做不到的事情。

她突然想，服侍好他，不仅能完成任务，说不定也能常常见到夷光……

他舒畅的哼了一声，仰躺回了床上。她用双乳挤住了粗长的肉茎，垂首费力地用舌尖扫着肉龟顶上的小孔。那

里有些腥臊，当她也顾不得那许多了。按那些老宫女的说法，这样的服侍是很让男人满足的，那说不定自己疼痛红

肿的羞处，今晚还能逃过一劫。

如是舔了一阵，那根肉龙又胀大了几分，但她心里也起了一阵异样的感觉，热乎乎的东西一直熨着她胸前敏感

的肌肤，这胯间的男子气味也不断的灌进她的鼻中，不知不觉，小腹里像是被点了一把火一样，又热又麻，羞处也

憋住了什么一样胀鼓鼓得难受起来。

她忍不住垂手放到了两腿之间，摸了摸异样的羞处，这一摸却让她浑身一阵发软，鼻子里也发出了甜美的哼声。

他也听见了这哼声，站起了身子，居高临下的说道：「起来吧。」

她揉了揉有些发麻的膝盖，勉强站直，仍然不忘记轻轻提着臀部，摆出最诱人的姿势。她看着他的脸，那张稜

角分明的冷硬面孔现在充满了炽热的情欲，她走到床边，准备柔顺的躺下，迎接他的临幸。

已经如此，也就没什么可保留的了。

被单有些皱，为了躺下时候不会硌的难受，她弯腰用手把它理平，手刚撑在塌上，身后一阵温热，竟被他这样

压倒在床上，上身被压低，粉白的屁股却高高翘了起来。

「王上？」她有些疑惑的唤着，这样用肘撑着身体双腿也半屈着实在难受，但她一动他就从背后压住她。这时

红肿的穴口一阵骚痒混杂着刺痛，然后下身被猛地一撞，让她整个人向前扑到，丰乳压在身下变成扁扁的一团，凸

起的乳头都被压的陷回了乳晕之中，而空虚了一阵的膣内，再次被紧紧塞满，不留一丝空隙。

她有些不适应的想要撑起上身，但头刚抬起就被他从身后按住后颈压下，她想把臀部放低，好让头不那么难受，

刚要挪动却又被他从身后控住纤腰拉高。她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挺直了笔挺的长腿，压腰提臀，让缎子一样顺滑肌

肤在腰股间抬出了一个颇大的曲线，翘高的屁股恰到好处的贴着他的小腹，温润的羞处也终於找到了合适的角度容

纳深厚插进来的巨物。

他按着她的臀肉，插进去的时候掐紧，拔出来的时候揉上一揉。她的喘息变得急促，半是因为这个姿势有些费

力，半是因为臀后的揉捏让她的阴门有些紧绷。

那浑圆紧实的臀肉让他的动作越来越快，肉龟后的稜快速的刮弄着她膣内的软肉，刮得她心尖发酸，浑身越来

越紧，情不自禁出口的呻吟已经不需要伪装，而是确实的表达着她的愉悦。

疼痛渐去，她开始回忆着自己偷学的东西，尝试着收紧会阴，膣内的磨擦感更加明显，收的她浑身一阵哆嗦，

险些撑不住身子。他在身后疑惑的嗯了一声，她连忙抖擞精神，一下下的收紧，一下下的放松，如此据说能让男人

十分快乐，但没想到她自己也沉迷在这一收一放的快感之中，张合之间，穴内愈发温腻，漫溢的淫汁甚至倒流到了

她的股上。

「好！你这美穴，竟会吮人一般，好！寡人很是受用！真是没想到比夷光那水嫩嫩的身子还要消魂！」他快乐

的笑着，想必是为多了一个玩物而开心，肉茎也耸动的更加快速。

她已经撑不住手肘，爬伏在了床上，高翘着的粉臀后那根棒儿奋力地掏着，几乎要把她穴内的嫩肉尽数掏出来

一样。

阴门憋胀的感觉越积越沉，腰也本能的摇摆起来，她的足趾曲起勾住了鞋面，足跟因为他的冲击一下下踮起。

她抖着身子，哀哀开始告饶，不是为了骗他结束，而是确实初经云雨的身子已经酸软到了极限，阴穴深处那一

团肥美的花心正在逐渐被撞散，胡乱的吐着淫汁。

征服的快意让他更加兴奋，拉高她软低的腰，扶着她的臀峰，每一次都把肉茎拉出到脱离她的身体，再猛地一

刺到底，每一下都激起滋的汁水声，淫糜无比。

「呜——！」她呜咽一声，全身绷紧的肌肉都一下子放松，会阴处的甜美酸痒一瞬间扩大到了全身，无力的爬

伏下身子，双腿微颤着沉浸在这陌生的清潮中。

这……这就是天生媚骨么……

膣内一阵温热，一股粘呼呼的热流涌进她的身体深处，然后缓缓的回流。她的臀终於被被放开，肉茎脱离了她

的身体。她歪倒在床边，胸膛起伏着。

这便是男女交媾么……说是取悦男人，可是自己……可是她自己也感到了舒畅。

她没时间细想，强撑着起身，收拾好一片狼藉，服侍着他躺下，才吩咐宫女准备热水擦拭着疲倦的身体。

虽然有些疼，有些酸，但她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身子是满足的，好像心底什么紧闭的关口，被那狰狞的肉龙打

开了。

她突然想到了夷光，自己和夷光，互相能给予如此的快乐么？

她知道自己一定有一天可以尝试到的，因为翌日，她也搬进了春宵宫。

春宵宫之后，是馆娃阁，灵馆，响屐廊，这个英勇善战的王，开始一口口饮着甘美的毒药，并乐在其中。

她们二女一左一右，几乎寸步不离他的身侧，满足着他的欲望，却霸佔着他的精神。她仍会不时偷偷的看另一

侧的夷光，但夷光只是幸福的看着她们中间的王。

他就像一座高墙，突兀的，冷硬的插在了她和夷光之间。

无法逾越。

幸也不幸的，这个男人虽然沉湎於酒色，却还不忘了打仗，或者，征服女人和征服战场上的对手，都是男人无

法忘记的事情。

於是，来到这里后的二人，第一次有了清静下来的时间。没有莺歌燕舞，没有觥筹交错，只有平静下来的日子，

和随之而来的寂寞。

她还是好一些的，至少只要凭栏一望，就能看到夷光。

但夷光，却好似失了魂魄一样。

她恐惧的感到，夷光的心，已经不知不觉地随着她的身体陷落。

女人的确在这件事情里只是工具，但每夜和他肢体纠缠，和他颠鸾倒凤的时候，女人又如何仅仅把自己当成工

具？

她没有变，因为有夷光。

但是夷光有谁？那个范大夫？还是那个阴狠毒辣的，把她们二人调教好送过来的王？

「夷光，你是不是很寂寞？」她轻轻的问。

饭桌边的夷光没有回答，但手上的酒樽，却突然掉落。

那一晚，夷光来了她的房间，面上满是疑惑和哀怨。曾经坚定的眼波，此刻也被柔情渐渐沖淡。

夷光问了很多话，看得出有些醉了，有些话如果被旁人听到，她二人断无活路。她一边支吾着应答，一边遣散

了房内的婢女。

夷光在她的床上闭上了眼睛，眼角带着若有若无的泪光，嘴里还在喃喃的说着：「不可以……我不可以的……」

她的心头一阵刺痛，夷光的心，终究还是遗落在了那个威武的男人身上。幸好夷光还记得自己的使命，或者…

…是在藉着这使命给自己一个沉沦的借口……

夷光的呼吸渐渐平顺，嘴角也勾起了一抹甜甜的笑，像是在做着什么美梦。

她看着那美丽的笑颜，回想着在家乡时二人坐在井栏欢声笑语的情景，情不自禁的坐了过去，伸手轻轻抚上了

她的脸颊。

那温润柔嫩的肌肤刺痛了她的掌心，让她一阵战栗，她收不回自己的手，只能任那手掌摩挲着夷光的脸颊、颈

窝，一直到领口敞开的那一片令人眩晕的白皙。

夷光藏在衣裳里的胸膛看起来饱满而坚挺，虽然不若她那么丰满，但解开衣衫后，想必更加的美丽，仅仅是看

那浑圆的轮廓，就忍不住幻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美好形状。

「夷光，好好的睡，姐姐帮你脱下衣服。」她呢喃着，着了魔一样解开了夷光的衣襟，轻柔的分开到两边，湖

蓝的抹胸被她拿在手里后，夷光的上身已经完全赤裸。她盯着夷光的胸前，一时忘记了动作，皓白的双峰恰到好处

的隆起成诱人的弧度，因为是躺着，那柔软的丘陵显得稍扁，凝脂玉峰顶上，淡淡的粉色晕红中央，一粒嫩红蓓蕾

俏生生的缀在上面。

她胸中一阵发热，缓缓的伏低了身子，夷光的身上有淡淡的酒味，但更多的是芬芳的幽香。她慢慢靠近夷光微

张的红唇，那嘴唇带着温润的光泽，柔软的好象清晨带着初露的花瓣。

鼓起勇气，她轻轻吻了上去。两人柔软的嘴唇轻轻碰触在了一起，甜美的感觉让她的心跳越来越急促，她忍不

住吐出舌尖，试探着伸进夷光的嘴里，探索着每一出能达到的角落。

夷光发出唔唔的轻哼，脸颊更加红艳。她探索的舌尖突然碰上了一条柔软灵活的物事，带着甘甜的津液，她欣

喜的探向更深，让两条丁香小舌蛇一样缠在一起。

变成了趴在夷光身上的姿势，她的胸部自然的压在了夷光的胸前，她解开了自己的衣襟，丰腴粉白的一对乳房

紧贴住夷光鸽子般柔嫩的胸膛，轻轻压着，让自己因兴奋而膨胀的乳蕾磨蹭着夷光诱人的乳尖。

她的腿间开始潮湿，小腹深处传来绞紧一样的憋闷。她挪着身子让自己修长的双腿和夷光的纠缠在一起，羞处

正对着夷光的腿心，几乎能感到夷光的下身传来的阵阵热气。

夷光的脸上显出苦闷的表情，带着几分疑惑，但因为被吻住的樱唇发不出别的声音，只有低沉酥软的唔唔声。

她开始去解夷光的裙腰，她知道自己并不能进入夷光，但她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身体紧紧贴着夷光，去温暖，去

感受，去摩擦，去疏解两人积沉的情欲。她知道夷光也已经很渴望了，她洁白的胸前泛起了红晕，娇小的乳蕾膨胀

而挺立，她也是女人，她知道着变化意味着什么，她并拢了自己修长的手指，穿进夷光的裙腰下，沿着腿根向里摸

索着，温热的花瓣已经完全湿润，她的手指不费什么力气就挤进了柔软的缝隙之中，蠕动的阴门渴望的吸吮着她的

指尖。

她低低喘息着，继续吻着夷光的嘴，用乳房磨蹭着夷光的胸膛，手腕缓缓用力，春葱一样的玉指慢慢的闯进了

另一个美丽身体的隐秘幽穴之中。

那里有一层层的柔嫩肌肉，密佈着粘滑的汁液，她知道那里能带来快乐，便轻轻的勾起了手指，用指尖寻觅着

阴门内并不深的地方那略微厚而微糙的一块嫩肉，找到后，她用指肚压在上面，温柔的摩挲起来。

夷光的眉心蹙起，唔唔的声音越来越悠长，身子也开始扭动，四只玉乳彼此挤压着，变幻着各种情欲的弧度。

她恋恋不舍的放开夷光被她吻的有些红肿的嘴唇，剥下自己的裙子，解放自己已经被情欲充满的身体，完全赤

裸后，她小心的脱下了夷光的最后衣物，两具各有千秋的明艳裸体在舒适的床上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她没有办法进

入夷光的身子，只有努力的把自己的羞处贴过去，修长的双腿在夷光的身子两侧挺得笔直，她火热的花唇终於碰触

到了夷光的羞处，四片滑津津的花瓣贴在了一起，随着她翘臀的四下移动而磨擦着。

她花唇间的红嫩蚌珠顶在了夷光柔软的下体上，磨擦间竟然给了她比起男人的冲刺更加快乐的感觉，她更加激

动的磨了起来，恨不得夷光的美丽身子能和自己就这样融为一体一样。夷光的呻吟渐渐的高亢而清晰，但带着一些

不满足的低吟，她一面享受着股间磨来蹭去的酥软，一面为了帮夷光一样强撑着上身伸手在夷光的羞处抚摸起来。

一连串的细小崩裂从她的花唇直接连到了幽穴深处，她绞紧的双腿猛地挺直，然后无力的垂下，大张的小口中

只能发出哈哈的喘息，温热的液体从舒畅收缩着的穴中缓缓流出，和夷光的浆液混在一起，不分彼此。

她满足的一手抚摸着自己的身体，一手抚摸着夷光，拉高了锦被遮住两人赤裸的身体，轻喘着搂住了夷光娇弱

的身子，低低的说着：「夷光……你不会寂寞的，你有我，你还有我。」

夷光的身子微微的一颤，之后，归於平静。就像一直睡着，只是做了春梦一场一样。

那是她在这个她无比厌恶的国家中，度过的最愉快的一晚，即使那个强壮的男人无数次的让她欲仙欲死，她也

再没有过那一晚的感觉。

一直到王回来，夷光都再也没有来过她的寝宫，一看到她，夷光的眼里就会流露出一种複杂的感情。

而那感情，直到她生命消失的那一刻，也没能想出一个结果。

之后最亲近的一次接触，是轮到夷光伺候王的一晚，她本已经就寝，还没有入睡的时候，宫婢匆匆来唤她，她

披了一件外衣就跟了过去。

夷光倒在床上，面色苍白，狼藉的下身显示着刚才正发生的事情，但明显被中断了。那个不可一世的男人有些

心疼的按揉着夷光的胸口，那不是情欲的动作，是纯粹的爱惜。

「夷光，心口不舒服，下次早些说，郑妃那边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样子，吓到寡人了。」

她听着，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滋味。夷光看到了她，挤出了一个微笑，挪了挪身子让开了床榻的中心，轻声道：

「旦姐姐，我身子有些难受，劳你来帮帮手了，王上这么憋着，我替他心疼。」

她心里一痛，这样的话她也说过，她也对王说过很多心疼和爱，但那是逢场作戏，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夷光的

话却满是柔情，没有一点作假的感觉。夷光是真的在为自己没能帮他疏解了欲望而感到愧疚……

那一晚，是她第一次在云雨之事上僵硬而麻木。破瓜的初夜，她甚至都能感到愉悦。

她有紧绷高翘的美臀，这也是王喜欢从后面奸淫她的身子的原因，今晚一样如此，她感到庆幸，因为今晚她如

何也做不出迎合的娇媚表情。她在夷光的面前被按低了身子，脸颊贴在了床上，摆出了他最喜欢的姿势，高翘着屁

股，淫荡的分开了雪白修长的腿。

被那炽热的肉龙贯穿的时候，她第一次发出了不甘心的呜咽，尽管那声音细小而低哑，应该没有人能听到。夷

光的身子微微一抖，然后挪到了她的身边。

她歪着头看着夷光，身子因为身后男人的动作向前一冲一冲的，夷光轻轻地歎了口气，突然捧起了她的脸，温

柔的吻了上来。

口中一阵甜蜜，下体羞处一阵阵的冲击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她激动地回吻着，胸前一热，一只丰腴的乳房清晰

地感受到了夷光柔滑的掌心的包容，虽然仅仅能罩住乳晕外不大的一块，却好像握住了她的心脏一样让她浑身一阵

幸福的战栗。

她的双腿僵硬，她的幽穴无奈而麻木，但夷光的抚摸马上消解了一切，当夷光把头挪向她的颈下，孩子一样吮

住了她的一边乳头的时候，她的膣内幸福的收紧，让她畅快的瘫软在床边。

那一晚她不记得王在她的身体里喷撒了多少阳精，被夷光罕有的媚态撩起了兴致的，并不仅仅只有她。

翌日醒来的时候，王躺在他们二女中间，微微的打着鼾，她怔怔的看着夷光，夷光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平

静得靠在王的颈窝睡着。她伸出手，颤抖着想去摸夷光的脸颊，这是却听见夷光梦呓一样呢喃道：「王……不要丢

下夷光……」

她的手顿在空中，颤抖着收回，她踉跄着起身披上衣服，踏着黎明前的深邃夜色回到了属於她的寝宫，她坐到

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才感到了双腿间红肿的擦痛。

她分开自己的腿，愣愣的看着，那一片红肿的羞处就像这一个国家一样，甜蜜的时候浑然不觉，等到疼痛上来，

一切都已经发生……

虽然来得并不快，但终究，该来的还是来了。

当王不再看夷光跳舞，不再请她唱歌，而终日只喝闷酒的时候，她知道漫长的付出，到了结算的时候了。

归根到底，那还是个自负的男人，他决定喝下那杯毒酒的时候，她的心里也有了一些感伤，她看着他微笑着灌

下了终究自己生命的毒药，却对着终结了他的王国的毒药轻柔的说道：「夷光，寡人对你不住。你……好好活下去

吧……」

她看着夷光泪流满面地哭倒在他的身上，却什么也做不了，只有静静的走开，那两个人的生命间终於再也没有

她存在的意义。

最后的最后，夷光并没有回到她们的王的身边，因为一个睿智的男人，那个深沉的范大夫，表现出了他充满包

容的爱，更重要的是，他告诉她们，回去，就只有死。

她们的王从来都不是英雄。

范大夫是个温柔的男人，他为夷光抛下了官职，也不忘记顾及到她。他问她，「我和夷光，可以为你找一个很

好的归宿的。」

她却只是看着夷光，夷光的视线已经完全的转到了身边的范大夫身上，这样一个美丽娇弱的女子，本就是需要

有一个肩膀依靠的，她有些苦涩的别过头，想着那曾经浣纱的溪水，淡淡的道：「谢谢，但，我不要。」

被她的王沉进水中的时候，她没有一丝抱怨，活着又能如何，她的青春美貌已经变成了毒药，灌进了敌人的身

体里，她的心已经离开了身体，不知道碎落何处。

没有了报国和夷光这两个理由，她已经再不愿做一个取悦男人的玩物。

冰凉的水渐渐淹没了她的身体，她缓缓的沉下，费力的睁开眼，水面外，仿佛又是她遇见夷光的那个溪边，夷

光正擦着额头的汗滴，甜甜的笑着，对她说道：「旦姐姐，你好漂亮呢。」

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在回忆中窒息。

我怎么有资格说到美丽……我……只是在你面前，癡癡沉下的鱼……

而已……

一串气泡冒上水面，凌乱的碎裂。

世人皆赞浣纱女，谁怜溪底癡沉鱼。

【完】